

〔法〕居伊·德卡尔 著

孤島女郎



孤 岛 女 郎

〔法〕居伊·德·孔 著

刘 志 武 周 紫 武 史 忠 义 译

《L'IMPURE》
GUY DES CARS

根据法国“读书”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版译

孤 岛 女 郎

[法]居伊·德卡尔 著

刘志威 周宗武 史忠义 译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0.25印张 6插图 224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

统一书号：10094·682 定价：1.55元

前 言

居伊·德卡尔 (Guy des Cars) 是当代法国著名作家。他1911年生于巴黎，最初从事记者工作，1940年发表战争题材小说《无名军官》，取得巨大成功，从此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他精力充沛，写作勤奋，到八十年代初，他的小说已达六十种之多，是当代法国最多产的一位作家。《孤岛女郎》是作者早期作品之一，发表于四十年代，小说充分体现了作家的艺术风格。他天资聪慧，富于想象，善于在每部作品中选取经历或性格十分独特的一个中心人物，让其他人物全都围绕中心人物活动，因而作品结构紧凑，故事完整。他的作品在情节安排上独具匠心，精于制造悬念，引人入胜。他的创作面向最广大读者，可为各种文化修养的读者所接受，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语言通俗朴实、简明易懂、明快流畅的特点。由于以上特色，德卡尔不仅在法国被认为是当今拥有最大量读者的小说家，而且他的作品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除小说之外，他还写有剧本多部。

《孤岛女郎》一书中女主人公身体上得了可怕的疾病，灵魂上沾染了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恶习。作者通过她肉体 and 灵魂上双重疾病最终治愈的动人描写，劝诫人们要摈弃利己主义，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救助穷苦大众的高尚事业，这

一主题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作者将笃信宗教视为治愈灵魂疾病的灵丹妙药，则正体现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性。

德卡尔的小说除《孤岛女郎》外，还有《可诅咒的女人》、《上流社会》（两卷本）、《剑和笔》（两卷本）等，主要剧作有《独身旅行的女人》和《佩戴星章的舞女》。

刘 志 威

1985年9月于西安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赴马科加伊岛的途中	(1)
第二章	
狂热的小岛	(108)
第三章	
磨练	(197)
第四章	
真正的生活	(270)

第一章

赴马科加伊岛的途中

九月十日晚上，“澳大利亚女皇号”巨型客轮的豪华餐厅里正举行规模空前的盛大晚会，庆祝大西洋远航公司这艘最漂亮的轮船第二十五次由利物浦驶往悉尼。这天下午，轮船曾在马赛作短暂停留，现在重又航行在地中海平静的海面上，向苏伊士运河进发。空气温暖宜人。轮船缓缓行进，通向圆形甲板的大门全都敞开着。

这艘横渡大西洋的英国客轮素以其服务准时著称。八点钟，餐厅里已座无虚席，唯有正中的那张桌子空无一人，桌上仅摆着一副餐具。旅客是清一色身着燕尾服的男人，和袒胸露背的女人，那张空寂无人的餐桌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大厅内有一块巨型装饰性壁板，上面画着千古流传的“海员之家”的一艘双桅帆船。乐队背向壁板，面前有一个硕大的花篮，插满从马赛上船的粉红色玫瑰。旅客们的谈话破坏了餐厅里审慎而和谐的气氛，身着镶金饰带礼服、手戴白手套的侍员在餐桌间灵活地穿来穿去。

蓦地，人们的谈话声消逝了。原来，从餐厅宽大楼梯上走下一位年轻女郎。她在倒数第二个阶梯上停了停，眼睛注

视着大厅内的旅客。她浅蓝色的双眸清澈明亮，披在后颈上的秀发闪射出金色光芒；她身材修长，紧身的玉绿色连衫裙勾勒出她女性的优美曲线，裙子的光辉更加衬托出她满头金发的魅力。陌生女郎的左手无名指上戴一枚圆形的翡翠戒指，耳垂上戴一对长长的翡翠耳环，这便是她的全部首饰。她身上的一切都异常谐调、考究，显露出她的傲慢气质，这一点很招惹男人注目，也在女人心中引起妒忌。

最后，陌生女郎由迎上前去的侍应部领班引路，走到餐厅中央的那张小桌前。旅客们低声地对她赞不绝口，但她却仿佛对此毫不介意。她瞥一眼侍者送来的菜单，小嘴儿向侍应部领班吐了几个字，接着伸手在金质烟盒里取了支香烟，另一名侍者急忙殷勤地为她点火。

操着不同语言的旅客们复又开始交谈，嗡嗡声回荡在整个大厅。毋庸置疑，他们的话题离不开那个刚刚到达的女子。家住费城的阔太太施密特夫人用带有明显鼻音的声音，情不自禁地询问侍应部领班：

“这位太太是什么人？”

“不知道，施密特夫人，我只知道她是法国人。”

所有旅客都在探听同一个消息。那位绿装太太成了众人心中一个难解的谜。这个金发美人儿是谁？她乘船干什么？她去哪儿？这个法国女子如此光艳照人，为何却孤孤单单，只身一人？

直到晚餐结束，那位标致的女性旅客始终是人们的唯一话题。末了，大家陆续离开餐厅，去一等舱的大厅参加庆祝舞会。舞会刚刚开始。象餐厅一样，这间大厅的门也向圆形甲板敞开着。那个法国女子此时也来到舞厅，她正要点燃一

支香烟，只见一个神色平静、精力充沛的男人默默地向她躬身致意，邀她跳舞。她轻轻点了点头，两人遂即跳了起来。男子的舞步优雅纯熟；他的女伴随着他翩翩起舞，旋转不息，并不时暗中瞟对方一眼。他是哪国人？他虽已四十上下年纪，面孔却显得很年轻；几乎难以觉察的灰白鬓发给他增添了几分庄重神情，看去似乎是个勤于思索的人；他足足高出他舞伴一头，而她在女人中已经是中上等身量了。陌生男子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神色似乎表明，同船上最美丽的女人跳舞在他是理所当然。

他们俩无疑是一对理想的舞伴，因为其他男女的搭配都很不谐调：年轻男子搂着老态龙钟的女人，妙龄少女伴着大腹便便的秃头老叟。乐声停止了，人们在准备跳下一轮。

“太太，谢谢您赏光。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罗贝尔·尼科特。听说您也是法国人，我还斗胆向客运主任打探过您的消息！我听说你叫尚塔尔。这名字好极了！”

“您喜欢吗？我觉得罗贝尔这名字也不叫人讨厌。”

他们一边交谈，一边不知不觉地朝一扇门走去。而后，他们臂肘支在栏杆上，目光投向地中海无边无沿的夜色之中。

“您是去澳大利亚吗？”她问。

“不，我在新加坡下船，去那儿领导一家新建的电厂。我是工程师。”

“离开法国不太遗憾？”

“一点不遗憾。我在法国什么人也没有了。我有点雄心壮志，想在新加坡干一番事业。您在哪里？”

“我？”年轻女子回答。“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很远，可我不会告诉您我为何去那里的。”

“到新加坡还需要十天时间，您同意这期间咱们聊几回吗？”

“我很少走出我的房间。这不，我现在就该回去了……坦率地说，我不大习惯坐船。”

“可以送您回去吗？”

“不，谢谢。能同您跳舞，我十分高兴。”

“我向您表示敬意，太太。”

工程师敬重地吻了她的手，转身返回舞厅。尚塔尔飞快地穿过红木和桃花心木板夹道的迷宫般走廊，回到她的房间。

年轻女子陷入冥思遐想之中。过去多少男人曾拜倒在她的脚下，而今天她却生平头一回在男人面前感到软弱无力，甚至不得不躲开他。她准备不再同尼科特见面，也不想再见任何人，直到轮船抵达悉尼。

翌日早晨，乘务员威廉斯送来早餐时，尚塔尔的决心便幻化成了泡影。

“太太，有您不少信，”威廉斯说着，把一包装在信封里的请帖放在托盘里茶壶和摆有几片柠檬的小碟中间。

尚塔尔不胜惊异地朝那包请帖扫了一眼，接着便漫不经心地一一读了起来。无论是名闻遐尔的印度土邦主的，还是乘“澳大利亚女皇号”旅行的英国勋爵的，所有请帖一律用的是法文，请帖措辞妥贴：“卡尔马的土邦主S·A十分愉快地敬请您光临今晚的鸡尾酒会……”，“温哈特勋爵夫妇敬请……”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写得难以辨认，尚塔尔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这位勋爵的请帖接着写道：“光临星期五的晚餐，我们将不胜荣幸之至。”



发出邀请的那位土邦主是印度最声名显赫的亲王之一，温哈特勋爵是英王国最著名的打虎猎手，就连鼻音浓重的亿万富翁施密特太太也难以抵御邀请这位法国青年女子品茶打牌的欲望。但尚塔尔决心谢绝所有这些人的邀请，只接受罗贝尔·尼科特一人的盛情，他请威廉斯转达了请她在冷餐酒会前去轮船酒吧间共饮鸡尾酒的愿望。

“请转告这位先生，我接受他的邀请。”

尚塔尔来到酒吧时，工程师正在等她。他觉得她比昨晚更加光彩艳丽。这个奇怪的女人不需要彩光映衬，她自身的美便足以令人为之倾倒，不论白天的什么时刻，她始终丰姿绰约，仪态妖娆。

工程师问：

“乘务员转达我的邀请时，没有惊扰您睡觉吧？”

尚塔尔坐在他身边的一个高方凳上，一边啜了口牡蛎鸡尾酒，一边简洁地回答说：

“我一向起得很早。”

“您大概喜欢一个人遐想吧？”工程师款声细语地问。

“我需要安静和孤独，”尚塔尔回答，没有看见施密特太太抱着一只漂亮的暹罗猫走了进来。

猫儿嗖地跳上柜台，在工程师面前伸个懒腰。工程师把它抱在怀里，亲切地摩挲一阵后把它递向尚塔尔。此时尚塔尔刚从沉思中醒来，见到猫她顿时惊恐万状，细长的手指死死抓住柜台栏杆，身子摇摇晃晃，嘴里发出一声撕心扯肺般的大叫，没等罗贝尔和侍者扶住，便一头昏倒在地板上，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仿佛已经死去。身边的人们先是万分震惊，接着一个个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尚塔尔缓缓地睁开眼睛。她四下里看了看，象是害怕那只猫儿再次出现在眼前。遵照被紧急找来的随船医生的吩咐，她昏倒后被抬回了她的房间，打扫卫生的女佣人给她脱了衣服。她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上只穿一件睡衣，并感到阵阵海风拂面，鼻孔里飘进略带咸味的空气，心里很是奇怪。

医生向她俯下身子：

“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小事一桩，无关紧要。不过，这到底怎么回事？您是吓着了？是您害怕施密特太太的那只猫？”

尚塔尔的面孔重又崩紧了：

“我讨厌这类小畜牲。”

“信迷信吗？”医生微笑着问。

“算是这样吧！”年轻女子回答。

“亲爱的太太，您昏迷期间，为了让您好受一点，也为了给您作检查，我不得不请人给您脱了衣服。我发现，您左腿根部和脊椎骨下部，有几个粉红色椭圆形斑点，在您白皙的肌肤上十分明显。是轻度荨麻疹吗？”

“可能是荨麻疹，昨天我本不该贪嘴吃龙虾。”

“总之，想必没什么，”大夫说着直起身子。“太太，您需要休息，午饭要少吃东西，今晚可完全恢复健康，吃完饭就可以正常进食了。我要亲自去告诉施密特太太，请她把她的猫关在房子里，不要再带出来。回头见，太太。若稍有不妥，只管叫侍员好了，他会告诉我的。现在您只要休息就行了。”

医生由打扫卫生的女佣人陪同，走了出去。尚塔尔久久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接着象机器人一样翻身下床，走到壁橱前，从箱子里取出一本书，而后转身踉踉跄跄地重又上了床。她随便翻开她常读的这本书，目光落在克扎维埃·德·梅斯特^①的几句话上：“我为何要自欺欺人？除自己以外，我不应该同任何人交往；除上帝以外，我不该有任何朋友。我们将在上帝面前重逢。永别了，好心的陌生人！”

上帝是人的朋友吗？假如真是这样，它会给人带来如此令人心碎的痛苦吗？

尚塔尔接着读下去：

“我尽量躲避我内心渴望见到的那同一些人。

“然而我知道，喜爱自己牢房的人在他牢房里可以心情平静。”

尚塔尔的房间往后就成了一间牢房，因为她本人是一个麻风病患者。

书从尚塔尔手里掉了下来。书的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名字和书名：

《麻风病人心理学》

拉莫洛博士著

每当尚塔尔翻阅这本小书时，她自身生活的某一片断便清晰地浮现在她的眼前。这是她常常翻阅拉莫洛博士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慢慢读它无异于让自己慢性中毒，但它又是她

^①克·德·梅斯特（1763—1852）法国作家，作品有《阿奥斯特城的麻风病人》等。

无法抛开的读物。一幅画面此刻呈现在她眼前：那年她十六岁……地铁站里……一个邂逅相识的海员……两人平庸无奇的私情，以及这位布列塔尼海员给她留下的那件纪念品：一只他从西贡带回来的暹罗猫，名字叫伊吕。海员后来消声匿迹，这只猫却一直伴在她的身边。

尚塔尔脑子里一想起“伊吕”这个名字，脸上立刻现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表情。为了从眼前逐开这纠缠着她的景象，她点燃一只香烟，眼睛望着缭绕的烟云，重又陷入沉思。她再次想起她悲惨的童年时代。

她十二岁时，被公共救助事业局安排在巴黎附近的一家农庄里当女仆。她常遭女主人打骂，晚上睡在牛棚里。孩子逃出农庄，被巴黎郊区一家咖啡馆老板娘收留下来。老板娘是个正直的女人，愿意照顾她生活。救济局监察员发现此事后，同意让小姑娘在咖啡馆过下去。姑娘在当过农庄女仆之后，未来的职业很可能是咖啡馆女招待。她经历过多少坎坷遭遇啊！

十五岁那年，她开始出落得惊人的美貌标致。咖啡馆老板是个酒鬼，整日对她纠缠不休，于是她不得不再次出逃。公共救助事业局把她托付给一个老太太，当做粗活的女佣。她在老太太家里，日子平静安稳。她每月见一次公共救助事业局的监察员（或男或女），这件苦差每次要用五分钟；回答他们询问时，她总是说她一切如意，生活很愉快。监察员离去时，心里对在起初被视为极不驯服的姑娘身上取得的绝好成绩深感自豪。尚塔尔在老太太家里行动十分随便，可以自在地同她那位海员一道外出。不久，她同情人分道扬镳，又一头钻进了一位汽车技师的怀抱。技师后来居然生出



荒唐念头，以为姑娘对他是一片真情，便提出与她成亲。她此后便再也不愿见他。自那以后，这位年轻姑娘又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

尚塔尔努力追忆她逝去的所有往事，但她未能成功，因为她的往事太多了。然而这样一天的往事她至今却依然记忆犹新。那一天，公共救助事业局的人向她宣布说，由于她已经成年，她往后可以享受自由生活了；他们还给了她一大笔钱，那是她十二岁以后在各项不同工作中所得收入的总和。她带上钱，没同任何人打招呼，就迫不及待地出走了。

她终于可以充分享受生活的欢乐了！她购置衣衫、丝袜、帽子和香烟，去理发馆烫头发，请人修饰指甲；她将自己悉心打扮，以突出她艳丽动人的丰姿。短短两天时间，她便将九年的积蓄和收入花了个精光。离开老太太家的当天晚上，她进白色广场的一家舞厅里当上了酒巴女郎，等待使她摆脱贫困、无愧于她丽质佳人姿色的机运。十个月当中，她“浪遍”了首都的所有酒巴、舞厅和夜总会，从香榭丽舍大街到共和国大道，从蒙马特区到蒙帕纳斯区，到处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在蒙帕纳斯大街，“马赛尔·阿尔诺服装店”的头儿发现了她，雇她加入了该店模特儿的行列。

“马赛尔·阿尔诺”这个牌号只存在于它的女顾客的头脑之中，那是一家公司的招牌。其实，马赛尔和阿尔诺这两个名字并不存在，服装店只有鲁瓦耶夫人一人负责，她本人也不姓马赛尔，她的真名无人知晓，人人都管她叫“夫人”。她的丈夫早已去世，名字也不叫阿尔诺。这位女经理已上了些年纪，剪得短短的白发梳向脑后，加之她似乎生性喜好身着上下一色的西装，所以看去倒更象个男人。

鲁瓦耶夫人新近一次秋季服装展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展出会上，每逢一个模特儿出场，女缝纫长便大声报出“谨慎型”、“奥秘型”和“幻想型”等款式名称。展出“谨慎型”的模特儿个子很高，皮肤暗无光泽，褐色的头发近乎黑色；她穿行在各个展厅，身子扭来转去，羞愧地低垂着眼睛。接着上场的是“奥秘型”模特儿，她灰黄色的头发披在肩头，海蓝色眼睛令人看不出其内心感情。身着“幻想型”时装的是个富有强烈刺激性的姑娘，火红的头发梳向后颈，其发式颇象保尔·布尔热和马赛尔·普雷沃^①小说中的一位女主人公。不过最能引起观众低声赞美的还是“怀旧型”的模特儿，她疾步下至高大阶梯的最后一级时，耳边传来鲁瓦耶夫人的嘶哑的训斥声：

“尚塔尔，我要罚你的款，下次要是再迟到，我就赶你走。”

展出“怀旧型”的尚塔尔似乎对这一训斥毫不在意，她面带最诱人的微笑，快步走进坐着两排观众的灯光辉煌的展厅。

“怀旧型”……观众中人人重复着这个字眼，还有人情不自禁地高声喊起来：“太迷人了！”“绝代佳人！”“美人儿！”在这些女人表达她们的满意心情的同时，一直站在楼梯脚旁的鲁瓦耶夫人也在暗中充分享受着巨大成功的欢乐。正当“怀旧型”模特儿做完最后一个展出动作，准备退

^①保尔·布尔热（1852—1935），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马赛尔·普雷沃（1892—1941）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场的当儿，从她一出场就一直用手柄眼镜仔细打量她的贝尔东太太，用令人不快的声音唤住了她：

“小姐！……您是否可以过来一下？”

“怀旧型”模特儿只好转身走过来，唇上依然挂着微笑。贝尔东太太摸着“怀旧型长裙”的绒面料说：

“这料子我非常喜欢。你觉得怎么样，亲爱的？”

这问话是对坐在她右边的那个男人说的。男人似乎对要就这样一个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很厌烦：

“我的上帝，我看这裙子对你再好不过了。”

“明天我来试这件裙子，”贝尔东夫人说。

女缝纫长走了过来。

“让娜夫人，”拿手柄眼镜的太太接着说，“明天给我留一个试衣间，我三点钟来。把这件事记下来。”

手柄眼镜重又对准了模特儿：

“请转一下身子，小姐……好极了！你叫什么名字？”

“怀旧型，夫人。”

“这我知道……我问你本人的名字叫什么？”

“尚塔尔，夫人。”

贝尔东先生始终一声不吭，他礼貌地朝妻子微微一笑，眼睛却贪婪地盯着尚塔尔。他不安的目光时而投向他妻子，时而落在模特儿身上，似乎想这样说：“这件绒料紧身连衣裙，它是为一个美貌动人的青年女子设计的。贝尔东夫人臃肿肥胖，体重七十公斤，她怎么能想象这裙子她可以穿呢？”贝尔东先生有所不知，其实除少数女顾客之外，服装店的所有女主顾都存有他妻子那样的幻想。

“夫人不再需要我了，对吗？”